

元明史料叢編 第三輯

明大政纂要(二)

明·譚希思撰

六十三卷

(清·光緒思賢書局刊本)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明大政纂要卷之八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四川巡撫茶陵譚希思編輯
洪武二十年丁卯春正月壬子朔

命宋國公馮勝爲征虜大將軍潁國公傅友德永昌侯藍玉爲
左右副將軍南雄侯趙庸定遠侯王弼東川侯胡海武定侯郭
英爲左右參將率兵二十萬討元丞相納哈出

納哈出者元木華黎裔孫也大將軍克燕時獲之上待之如
子然居常不樂遣之歸洪武五年寇遼東至是又據金山擁
眾寇邊勝等奉命三月師出松亭關駐大寧五月至遼州東
獲其屯卒三百人馬四千餘匹遂進師金山之西納哈出故
有養鵝莊龍安禿河三營輜重富盛畜牧蕃息不肯會虜主
期至是見逼於我師乃使其故將乃刺吾詣勝營陽爲納款

陰覘兵勢勝遂遣王往禿河受降虜使以兵盛還報納哈出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遂率數百騎詣玉約降玉大喜與飲歡甚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衣此而後飲因相爭讓久之納哈出取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趙指揮者解胡語以告茂直前薄之納哈出驚起欲就馬茂拔刀斫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擁以見勝其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眾欲來追勝遣其降將觀童往諭之降者凡四萬餘並得其各愛馬所部凡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追獲北奔車輛四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傷殘韃軍二萬四千二百二十九人是役也踰於霍冠軍之降休屠渾邪耳第以大將軍與鄭公茂爭功相訐勝還朝待

罪茂削爵流雲南舉軍無賞者然玉處置之失宜僅亞於茂而茂之直前砍納哈出稍失之躁耳亦未可盡非也

焚錦衣衛非法刑具

上讀老子書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惻然感遂霽威從寬取錦衣衛非法獄具焚之悉以所繫囚送部臺審理而諭刑部論囚諸武臣並親審餘引奏詣承天門外命行人持訟理旛出欲自理者聽入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旛宣德意遣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雜聽之審錄其冤狀以聞

詔修闕里孔廟

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

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

上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爲君者欲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爲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府軍前衛老校丁成上採銀鑛議上重折之

成言河南陝州地有上絞下絞上黃塘下黃塘者採之可資國用上謂侍臣曰君子好義小人好利好義者以利民爲心好利者以戕民爲務故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賊也朕聞元時江西豐城之民告官採金其初有司貪爲己功歲額猶足取辦經久地產旣竭民力稍耗一州之民卒受無窮之害此可爲戒豈宜效之 案高祖此議已燭見弊源矣其後累朝

頻有踵丁成故智主計者亦頻議行之以騷擾吾蒼赤及得不償失而後罷有鑛地方抑何不幸而重罹斯害也可永鑒已

二月魚鱗冊成

上念民貧富不均而賦役復不以實自占往往以田稅飛灑詭寄之親鄰勢要胥吏推收挪移賠補久之相習成風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隨所在稅糧定爲九區區設糧長四人集耆民履畝丈量圖其田形方圓曲直美惡寬狹若丈尺書主名及田四至如魚鱗相比次彙爲冊謂之魚鱗圖冊成上之而宋季經界之法始行

大閱於午門外

以孝廉李德爲應天府尹

乙未躬耕藉田

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羣臣於壇所

三月復設大通鐵冶所

初太原府交城縣大通置冶歲貢雲子生熟鐵十萬斤後罷之聽民採取至是朝廷繕治兵器當用雲子鐵而他所不產工部以爲言故命復設之

御注尙書洪範成

命學士劉三吾序其後上讀洪範太息以爲是天人之大統也以敘彝倫立皇極保萬民敘四時成百穀皆本於天道而驗於人事箕子爲武王陳之武王猶曰此五帝之道也我未有能焉惕然命儒臣揭御座之側朝夕覽觀時親御翰墨爲

訓釋

指揮僉事高家奴等高麗市馬還

高麗王表請不受馬直上諭禮部曰高麗不受馬直豈其本心蓋畏勢也以勢迫人朕所不爲爾其以朕意咨其國王知之仍令諭延安侯唐勝宗俟高麗馬至擇其可用者以直償之駑弱不堪者量減其直敕至遼東適高麗送馬三千四十匹至勝宗如敕償其直旣而暹羅國亦以馬來貢詔如高麗償之初己亥之歲遼陽瀋陽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久未得還及高家奴等往市馬故元降將咬住等以爲言上乃令高家奴等就索之至是高麗以所市馬及遼瀋流民柰朵里不歹等戶四十五戶三百五十人來歸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來朝

以秩滿也賜璽書勞之俾復職以能撫綏夷人也

夏四月置兩浙防倭衛所

先是倭數入寇亦時時遣使貢乃貢或無表文卽有表不恪於是有林賢之獄曰倭之貢實與故丞相胡惟庸通顯絕之具載於祖訓時惟庸已死上召信國公湯和諭之曰日本小夷累擾我東海公雖老強起爲我行視要地設防和奉命自登萊沿海東抵浙凡築五十九城民四丁調一爲戍兵徙福建海洋孤山斷嶼之民居沿海新城官給田耕種

附錄軍人有犯私罪者其人兩得罪俱宥免左都御史詹徽請追論其宥前之罪上曰前罪旣宥而復論之則不信矣用刑不信使人何所措手足且其罪至死而縱則爲縱惡不至死而誅之則爲濫刑今罪未至死而輒欲殺之在爾有故入之罪在朕無恤刑之仁皆不可也其杖而遣之

五月命江夏侯周德興往福建築城練兵防倭

凡築海上十六城自後數敕大將督沿海兵防倭

丁丑三辰晝見

附錄上御華蓋殿侍臣進講因論人之善惡感召亦有不得其

常者上曰爲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爲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禍福則聽於天彼爲善無福爲惡無禍者特時未至耳

六月臨江侯陳鏞陷虜死

戊戌太白經天

閏六月濮英殿大軍還道爲虜所乘死之

初納哈出之降也餘眾驚潰者皆竄匿及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眾俱行甚憾之乃設伏於途候大軍過而邀之英等將

騎兵三千爲殿遇伏發英粹爲所乘眾寡不敵遂見執英絕食不言乘閒自剖腹死英廬州人少以勇敢聞累功陞中軍都督僉事至是沒於虜上聞之驚悼特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追封金山侯諡忠襄

詔有司行養老之政

凡耆老年八十以上鄉里稱善貧無業者月給米五斗肉五斤酒三斗九十以上歲加帛二疋絮一斤其田產足自贍者不給酒肉絮帛其應天鳳陽二府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賜爵鄉士天下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九十賜爵社士咸許冠帶與縣官均禮優免其家徭正官歲一存問所給賜委敦篤儒生按月詣其廬禮送帛粟母給陳著爲令秋七月定親王歲祿五萬石

禮部請立武學用武舉仍建武成王廟上不許

上曰立武學用武舉是歧文武爲二輕天下無全才矣三代以上之士文武兼備用無不宜卽以太公之鷹揚而授丹書仲山甫之賦政而式古訓召虎之經營而陳文德豈比於後世武學專講韜略不事經訓專習干戈不聞俎豆拘於一藝之偏之陋哉今又欲循舊立武學建武成王廟是仍後世之陋習也太公宜從祀帝王廟其武成廟罷之

封何眞爲東莞伯

八月戒諭北征諸將

上聞大將軍馮勝等在軍事多不律遣使敕諭勝及副將軍傅友德藍玉王弼郭英曰古之名將爲國效忠勳名千載在我朝若徐達常遇春平定華夏未嘗行一不義所以功成名

遂近以沙漠未清命爾等帥師何馮勝膺大將軍之任而乃專爲己私播惡胡中降虜致恨古之名將豈如是耶及旋師之際部伍無法致使濮英等人馬三千陷沒於虜又不聽朕命擅發畱守大寧軍卒遂遺殘胡後患凡若此者論以國法皆在不宥朕以將軍嘗有戰功姑容自新若改行易慮庶可保全以圖後功往來人言頗多舉其大概於將軍亦報哉

罷宋國公馮勝將軍令藍玉行總兵事安置鄭國公常茂於廣西之龍州

茂勝之壻也勝每於眾中卑折之茂不堪出不遜語勝銜之又降納哈出而虜眾驚潰勝欲自解故歸咎於茂而械茂至京茂陳狀上曰如爾所言勝亦不能無罪命收其總兵官印而令玉代領之後勝至京上以勲舊不加譴命居鳳陽奉朝

請

附錄

上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爲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爲物誘則鏡垢水滓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所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上曰人心豈能無好但在好之得其正耳人主好賢則不肖者遠好直則諂佞者遠而國治矣苟反其所好則賢者遠而不肖者進正直者遠而邪佞者進欲國不亂難矣一嗜好之間治亂係焉可不謹乎

九月封納哈出爲海西侯

納哈出入見上賜以一品服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

置北平行都指揮司於大寧

命耿炳文率陝西諸衛軍士城西寧

乙未天壽聖節受朝賀賜羣臣宴

羣臣宴於奉天殿皇太子宴國戚暨東宮官於文華殿

命永昌侯藍玉爲征虜大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爲左右副將軍都督僉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討殘胡

冬十月禮儀定式成

上治定制禮上之朝廷有儀注次之京兆又次之外府州縣有洪武禮制奏行有年上猶以臣寮尊卑體統多未得宜載命禮部尙書李原名等與廷臣羣定朝儀著爲定式凡三十七條其條朝參八筵宴二出使三拜禮二公座司屬見禮公聚序坐三官員相遇引避入常從儀從一以至繖蓋冠帶服

色器用鞍轡弓矢屋舍牀榻之類悉依品從母敢踰越此禮之常經然也中間拜禮先稽首四拜後叩首一拜爲見君上之禮拜止於四爲見東宮各親王之禮見父母同四拜禮見親戚官長止兩拜禮如宦者非隨從公侯駙馬其自出入者遇文武百官須下馬讓道其承宣召以下數事遇應避之官不避及司屬見禮應避路者有親戚尊卑之分聽行私禮此則禮之從宜者要在本乎常經合乎人情總之則朝廷第四條於聖諭敎戒毋放肆怠忽爲省身克己之道其諸條中最切要者大概能以聖戒存心斯於臣職無所不用其心豈但遵奉儀式而已大學士劉三吾奉命爲後序

免泗州祖陵洒埽戶倪某等稅糧

歷代忠臣廟成